

**乡村记忆**

# 揽山

朱迎春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“揽(方言音)”，是胶东方言中的常用字，是“复收”的意思。那些年，生产队有句口号：“寸草归垛，颗粒归仓。”无论什么庄稼，收获后都要进行复收，用家乡的方言说，就是“揽”。如“揽地瓜”“揽花生”“揽土豆”；打谷场上的小麦、谷子、大豆、高粱，第一遍脱粒后，还要对秸秆进行多次“揽场”。我小时候，每年中秋节过后，还要拿出几天时间去“揽山”，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。

**揽柞蚕茧**

我家乡的村子，四面都是高山，只有一条颠簸的牛车路通向山外。山上多是茂密的柞树林子，一坡接着一坡。很早以前，就有村民以放养柞蚕为生。那些年，放养柞蚕是村里唯一的副业，有专门的蚕业队，由一些经验丰富的“老蚕官”管理，春秋两季放养柞蚕(春蚕茧留作蚕种，秋蚕茧用来卖钱)。好的年头，有的村民能收获几千斤蚕茧。

每年八月十五前后是蚕茧下山的日子。我们每天都紧紧盯着那几个“老蚕官”，转弯抹角地向他们打听，什么时间才能结束“蚕茧下山”的营生。至于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件事，那完全是因为肚子里的“馋虫”在往嗓子眼爬。

那年头，吃饭没什么油水，一年到头肚子空落落的，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只能逮蚂蚱、捉知了、挖豆虫来，烧着吃解解馋。和这些东西比较起来，蚕蛹可好吃得多。如果能弄几个蚕蛹烧着吃，那简直就是过年。

然而，不管怎么馋，也没人敢去蚕场偷摘一个蚕茧，生产队安排了专门的看山人，是一个“六亲不认”的老汉，谁都不敢擅自迈进蚕场一步。我们整天心心念念“蚕茧下山”的工作快快结束，就是为了能揽上几个蚕茧，解解馋。

这一天终于到了，蚕场正式收山了。得到这个消息，我们兴奋地大呼小叫。几个发小凑到大伟家一商量，把书本倒在火炕上，背着书包、撒开腿就往山上跑去。大伟是个孤儿，跟着爷爷生活，爷爷从来也不关心他的学习，他家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活动中心。

到了蚕场，我们便从山下开始，一字排开，弓着腰齐头并进揽山，就像电影镜头中鬼子进了地雷区一样，每一处草丛、每一墩桲椤、每一棵高树都要瞄上几眼。一会儿的工夫，就听到同伴大喊：“一下揽了两个！”“这边高树上有三个！”随着伙伴们的大呼小叫，每个人的书包都被蚕茧撑得鼓了起来。等太阳到了“玉皇庙”头顶上，我们就要回家吃饭了，每个人都揽了几十个蚕茧。我们欢天喜地地一边往家赶，一边计划着下午从哪里动手。

看到我揽回这么多蚕茧，妈妈特别高兴，对我逃学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。在我一再要求下，妈妈亲自动手，用剪刀割出蚕蛹，在锅里淋上一点花生油，把蚕蛹倒进锅里翻炒起来。一会儿的工夫，香味就在屋里屋外飘散开来。丢一个到嘴里，一嚼，口齿生香，至今还

**忘不掉那个好滋味。****揽板栗**

村东“石流水”那一片山坡，土质很肥沃，树木和茅草都长得郁郁葱葱。“备战备荒”那几年，村里林业队在那片山坡上种了好大一片板栗树，村里称之为“栗蓬”。每年一过国庆节，板栗成熟了，浑身裹满尖刺的栗蓬壳爆裂开来。林业队采回板栗，就堆在打谷场上，安排妇女去壳，然后用牛车拉到果品收购站卖掉。每家每户只能分得一点残次果，也就是解解馋罢了。

林业队采摘结束后，我们紧跟着也要忙活几天。与揽蚕茧一样，把书本往大伟家炕上一倒，背起书包，扛着大竹竿就往山上跑。

虽然林业队采摘时很用心，但那么一大片板栗树总有遗漏的。我们通常是两人一组：一个人拿着竹竿敲打，一个人弯下腰捡拾。我们这帮孩子一个个猴精猴精的，那些遗漏的板栗逃不过我们的“火眼金睛”。还有一些板栗散落在树下茂密的草丛里、山枣棵里，我们全然不管不顾，尽管胳膊被划破出血，也丝毫不减一往无前的劲头。

上蹿下跳、连喊带叫，半天的工夫，我们一个个都累了，肚子也开始“咕咕”叫。就按照事前的计划，我们在山脚下的平地里，把从大伟家带来的铁板用石头支起来，把板栗在铁板上铺开，把收拢来的松柴在铁板下点燃。随着铁板慢慢变热，我们就用树枝不停地拨动，时候不大，就听到板栗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爆裂的声响，那就是告诉我们板栗熟了。把满满一铁板板栗掀到地上，一个个就猴急地抢着开剥了。这一铁板板栗还没吃完，麻溜地又把铁板重新搁好，再倒上满满一铁板板栗继续烧烤，直把一个个都吃得打了饱嗝、成了黑嘴小老鼠才罢休。

采摘的板栗一次是吃不完的，我们就装在篓子里，悬挂在大伟家厢房的木梁上存放起来。过几天就拿出一些烤着吃解馋。每年板栗成熟的季节，我们都会举行几场烧烤板栗的聚会。回忆起那些欢乐的场景，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“儿童节”。

**揽猴毛草**

“猴毛草”喜欢背阴的环境，一片片地生长在背阴的山坳里。猴毛草抗旱性能好，耐瘠薄，附在地皮上爬着生长，能长到一尺多长，柔柔的和

**头发差不多。**

“猴毛草”燃不起火苗，不能当柴火来烧火做饭，但却是包装苹果最好的材料。现在的苹果都装在纸箱里，还要套上泡沫包装袋。早些年装苹果，都是用棉槐条编的果筐，里面衬上“猴毛草”，避免苹果受伤。

每年一到摘苹果的季节，果业队的人就会带上镰刀、草包，到那些“猴毛草”长得最茂密的山坡挥舞镰刀收割，几天的工夫就把村果业队包装苹果所需的猴毛草备足了。

这个季节，学校都要搞勤工俭学，除了摘松球和拾柴火，再就是割“猴毛草”卖给供销社的果品收购站。长势好的“猴毛草”都被村果业队割完了，我们只能去那些他们遗漏的边角地带，东一簇西一簇地揽。

每次上山都有老师带队，严令我们不得穿塑料硬底鞋，更不准到危险的地方去。那时村小学只有一到五年级，最大的孩子也就十三四岁。大孩子每人带一把镰刀，拎着篓子，那些八九岁的小女孩，有的居然拿着割韭菜的破菜刀。

山坡陡峭，“猴毛草”滑溜溜的，一不小心就会摔一个腚墩。这时我们才明白，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穿塑料硬底鞋，是怕鞋底太光滑，滑倒。

太阳靠近西山顶，老师就会吹响下山的哨子，我们麻溜地往山下跑。尽管收获有限，受伤的还真不少：有割破手指的，有磕破膝盖的，却没有一个孩子叫苦，大家都想在老师面前表现出勇敢的样子。

集合完毕，我们就排着队回学校。一路上，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”的歌声传得好远好远……

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每每回想起来仿佛犹在昨天。前几天我和发小聊起这段往事，便想写一篇小文章，却不知道“揽”字怎么写。查遍《字典》和资料，始终没找到确切的答案。情急之下，请教了资深的文史老师，心中的疑惑才得以释怀。

按照老师的解释，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全国的文字，却没有统一语言。先秦已有的各地方言不仅没有消失，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刘邦立长子刘肥为齐王，“王七十余城，民能齐言者皆属齐”，就是以方言为条件来划定封王地域范围的。

普通话被定义为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后，太多的方言，包括胶东(牟平)方言就成了字典上查不到的字。由此看来，没名没分的“揽”字，只能继续这样写，再加上个括号，注明是方言音。

**往事如昨**

# 牟平烧烤

于建章

在烟台，说起烧烤，人们几乎公认牟平烧烤口感第一。

记得1983年，我读初中二年级时，牟平城区已出现了烧烤羊肉串。那时候，不是在大街上架起炭炉现烤现卖，而是在家里烤熟后，装入保温箱，再把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如同当年卖冰棍的小贩一样，沿街叫卖。我一直记得，当时有一个人常年在牟平城区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羊肉串。他叫啥名字，我不知道，只知是一位四十出头，身材魁梧的男子。

说是羊肉串，其实也有猪肉串，因为新疆的羊肉串真的是羊肉，传到我们这里时，猪肉串也被叫成羊肉串。当年每串约有二两猪肉，而现在比起来，算是大块肉了，一元钱5串。此后几年，牟平城骑自行车叫卖羊肉串的个体业主又多了不少。

每天放学后，我和同学邹珉第一件事就是在街上买一块钱的肉串。今天他买，明天我买，我们俩一起分享。记忆中，那时的猪肉真香，因为是放在保温箱里，肉串不烫也不凉，拿出来后，用嘴撸下来一嚼，满口留香，油汁会顺着嘴角流下来。过了几年，随着牟平开办夜市，售卖肉串的方式大有改进。

夜市位于牟平城区的文兴路。在路南头，每当夜幕降临，一路摆开，有十余家烧烤摊位。摊主们架起烧烤炉，引燃木炭，现烤现卖，烧烤的生意就在烟火中开始了。这个时候的烧烤品种就丰富多了：有羊肉、猪肉、猪腿穗子、鸡脆骨、鸡胗、火腿肠、海鱼、鱿鱼，甚至牛肉、驴肉都上了烤炉。特别是夏天的晚上，会一直营业到凌晨。

干烧烤其实是个辛苦差事，我熟悉的一位业主说，早晨很早就要去市场批发新鲜食材。烧烤绝对不能用冷冻的食材，那样的口味很差，会失去顾客。买回来后，夫妻俩一起忙活着切割食材，然后和雇员一起动手，把烧烤的食材用竹签或者磨有尖头的车辐条串起来，最后放入冰箱保鲜，等待晚上出摊烧烤。夜间经营烧烤的，一般都是夫妻俩，不用雇人，可是在前期加工各种肉串时，一般都是要雇人的。

如今，牟平的夜市已撤了，退路进厅，在室内经营起了烧烤店。目前，在牟平城区有50多家烧烤店，外地来牟平的客人一般都要尝尝牟平的烧烤，夸张点说，没尝烧烤，等于没来牟平。

牟平烧烤这一小吃，以经济实惠、唇齿留香而深受消费者喜欢，很早以前就在烟台遍地开花。芝罘区、莱山区、福山区都有很多烧烤店，不少烧烤店挂着“牟平烧烤”的门头，好像唯有牟平烧烤才是正宗的胶东烧烤。